

名

山

藏

名山藏序

少司空晉江何公稗孝起家萬曆中

蔚爲大儒慨國史之無成書也敷推典謨勾稽
掌故發憤盡氣編摩數十年遂告成事公旣歿
其書始大行於世仲子南戶部郎九說詒書謙
益使爲其序謙益竊謂公之爲是書也有三難
焉亦有三善焉東漢以後之史皆成於異代今
以昭代之人作昭代之史忌諱弘多是非錯互

公羊託指於微詞韓愈戒心于顯禍一難也遷固之書討論於再世晉唐之史假借於衆手今以一人一時網羅一代之事旣非耑門服習之學又無史局纂脩之助二難也龍門之採世本也涑水之脩長編也述作之源流筆削之先資也今之紀載紛如其可資援据者或寡矣遠無徵於杞宋近或指乎隱桓三難也公之爲書也果斷以奮筆采毫貶芥不以黨枯讐腐爲嫌此

一蕭也專勤以致志年經月緯不以頭白汗青
爲解此二蕭也介獨以創始發凡起例不以斷
爛蕪穢爲累此三蕭也公盛年遷謫讀書講衡
無聲色貨利之好無榮名膺仕之慕頡精寧思
窮年繼晷故其著作之成就如此嗚呼本朝學
士大夫從事於史者衆矣以海鹽之志焉而弗
史以太倉之力焉而弗史以南充之位與局焉
而弗克史國家重熙累洽度越漢唐而史事闕

如此亦士大夫之辱也後有徵明史者舍公何
適矣雖然書成而署之曰名山藏隱史名也其
總而稱記也則本紀志傳闕焉記大事則年表
闕焉終篇則敘傳闕焉削史體也一再登庸官
至卿貳藏棄篋衍不敢繕寫進御避史職也公
蓋未嘗自以爲史也謙益竊取其書讀之開天
之創業月表具在其可委諸陳跡乎開國之重
典丹書未亾其猶問諸故府乎朱墨之秘錄豈

無取於是正而丹青之俗說豈無待於刊削者乎公之史既有成書而不敢以史自命豈廷也哉蒐啓中余承乏右坊公與祥符王損仲皆官允祿時皆過從商略史事損仲告公曰古之爲史者記勦記書勦書史勦史公之稱斯名也何居公蹴然起謝曰喬遠固陋守其樸學藏諸鏡山之下傳諸家塾僭矣敢冒國史之名詒本朝三百年史局之羞乎余與損仲歎此達言以爲

美譚繇今觀之非公之道德洽聞具有三善者
不能史非公之好學深思信而好古不能不自
以爲史也然則今之大書深刻發名山之藏而
傳諸通邑大都者以徵于後世則可矣其無適
非公之志也歟

崇禎十三季庚辰閏正月舊史官常熟錢謙益
捧手誤

序

古今邈矣孰綱維是宇宙遼矣孰櫟括是史爲之也
慨自左辨乎寧馬誚于班荀袁反范史而作漢紀鑒
齒正陳志以續春秋繇是而降人我互異彼此交譏
縱抑一家之事使典故叅差法守無據斯人其辜可
比于不道無法之律而三長五難之說猶未減之餘
論也第世所稱良史才恒不獲處史局如韓昌黎陳
同甫輩當時已有不盡其才之歎卽 本朝弇州
比地諸公亦僅僅充簿書奔走蘭臺石室不得一託
足焉有識者惜之因憮然于 國家歷禩幾三百

年迄今成史無聞問其所用傳信者不過曰 累
朝之實錄至攷實錄所紀止書美而不書刺書利而
不書弊書朝而不書野書顯而不書微且也序爵而
不復序賢避功而巧爲避罪文獻之不足徵久矣維
余視草禁中學識未充心手相迂轉喉觸諱更有隱
憂余 師大司空何匪莪先生資詣絕倫質文相副
誠三代以上人歷官最久則隨地赴功著作日充而
立言合度仕耻躁途家無私廩間嘗班窺師之爲人
輒鯁然生克見不克繇之懼生平以正 王道明
大法爲已任上取 列聖之典謨旁及六曹九

鎮臣僕士女殊方羣藝之有補益者分事別類細大必稽爲記三十有七於是師歿矣余得從次君舅悌索而讀之讀典謨諸記可紹衣

祖考讀天因

諸記可寅畏

上帝讀禮樂諸記可陶淑性情讀

刑法諸記可明慎出入讀河漕諸記可協國而安民讀兵馬茶鹽諸記可興利而蠲害讀臣林諸記可進君子讀雜林諸記可退小人讀列女高士諸記可揚幽貞而獎廉靜讀方外貨技諸記可抑淫巧而服要荒篇終輒稱郎以衡量焉郎者云何不敢失厥官也儼若奉

天主于上書外令掌方志凡辦法者考

之詔治者登之以竊附于姬官外史之職不爲越冠而典衣雖然懼矣而勞實甚積累思惟編之一手較彼十志成于馬續十志補自中郎者不猶百里之聽與千里之聽乎哉師之疏大學商誥俾聖道沛若江河記名山藏俾王章炳如星日雖詩文奏議相輔以行而名山一書更屬深切而著明一時大觀察爲峽江曾公講性命學爲八閩所宗而大中丞則雲間沈公直指使則曲周路公悉同心齊德一道生風知是書足不朽相與捐俸而剗剗之欲藏之名山者倏忽懸之國門矣其藏之者師之志其不終藏者詎

非數君子之功與昔裴駰之注史記劉昭之注漢書
皆以後人而操弟子之業其果爲弟子者何似蘇端
明恨不及親事魏公幸載名籍中以附于門下士列
其果爲弟子者又何似此余序之之職也至若綱維
古今繫括宇宙盡性以明道述史而翼經則自有一
代之鼎鐘千秋之俎豆在泰曷敢知左春坊左諭德
經筵
日講官門人曲沃李建泰頓首
拜譔

學問之道大矣哉博則不陋敦則不怠致治則永勦
傾則寧格主則牖微正盈明進止之機則頽瀾砥而

四維張于萬斯年聖統王猶弗之有逾也而從事寥
寥齷齪者無論已卓焉者酣興墨醺恣毫雲露腸厭
其蠹梨涕其灾日憧憧髯枯頭皓而不知底究于身
若世絲髮焉裨吾師鏡山先生則可謂終身于斯
而已余出其門讀其書已得其名山一集更孳孳嘆
備美無以加而誠服夫子之脩詞居業非無本而然
也大都士大夫之病在親利名遠經史故躋通廕有
術而決帷幄無術推異已有據而推古今無據或驕
語述稽而當代瞢如或哆口寅恭而救時束手爲問
我國家祥濬何源祐秩何派

二祖

列宗沿革幾何法世守幾何事應斟酌幾何事

后嬪嗣徽幾何氏

諸王封建幾何國名臣芳

蹟疇最其貽穢者疇最九夷八蠻種落奚狀馴悖奚
情版章之大山川險夷奚扼要禮樂政刑弛張棘徐
孰中漕輓錢鹽諸制兵農墾牧諸大務孰弊孰善窮
變通久孰與時宜有犁然掌畫應聲而熟數者伊何
人歟况乎巷寺之佞忠方技之遯見以及女流之幽
芬奇幹并其名耳食罕矣過而問焉者誰噫八股梯
榮律令導主誤

社稷蒼生者職是咎也吾師之

學根抵誠正而得力於洗心退藏居多終其身出山

日少家食時賒無一念寘國卹實無一念縈簪組其
立朝也請定 冊有疏止東封有疏守廣寧散蓮賊
有疏留都之浮費漕艘之節裁各有疏鑿鑿然經濟
訐謨無不頌文靖早見而欽仲淹之先憂者至于海
濱巨鱷勢已滔天乃以整棲逸叟綸羽一揮稽首歸
命跡小邾在春秋不敵大國之血願季路一言而無
盟者乎格之神幾幾過之使其時汲引有人而得畢
其論思匡弼之作用十堯九舜于舞鳳儀于親見乎
何有惜也逆焰如燎典刑抱蔓南臯少墟聯翩霞翔
而師遂以鏡山老矣要以經術經世方之古人又多

讓哉余鄙人也鄰孤聞訃弗克稟師傅表章師學暢
吾師未竟之業于方來而斌斌繼師體者亦清白世
堅手遺編無策授梓相對歔歔忽叅藩曾二雲其人
者蒿眸世蹇軒志千秋式師廬而愜焉獨祿鳩工勒
厥編以行世噫吾道其有慶乎吾不敢謂天下無吾
師其人亦不敢苛望士大夫必如吾師之清如吾師
之和如吾師之進難而退易但願讀師集者虛叅確
證揚休表微毋世說比之而經史求之于以攷國
典識時務標轉否亨屯之偉伐而光輔

聖天

子中興之大成師將不沒也夫且好問學孰如我

后每從侍從之餘竊見

采蒐批答樂之忘

勞

宸翰天言霏霏式玉頃復

加意

元

良就將蚤計昭昭乎揭帝王大學傳示來茲是編也
約而該贍而不靡上下二百七十年脩齊治平之道
包舉無漏卽以繕呈 乙覽附列 講筵備藜

閣之引陳分

前星之餘照繹

祖啓后之

功行得與

大本寶訓諸書並垂石室而奕世不

朽不亦可乎曰可矣翰林院簡討太原門生王邵沐
手書

名山藏目錄

典謨記

坤則記

開聖記

繼體記

分藩記

勳封記

天因記

天毆記

輿地記

未全

典禮記

未刻

樂舞記

未刻

刑法記

河漕記

漕運記

錢法記

兵制記

馬政記

茶馬記

鹽法記

臣林記

臣林外記

關析記

儒林記

文苑記

俘賢記

宦者記

列女記

臣林雜記

宦者雜記

高道記

本土記

本行記

藝妙記

貨殖記

方技記

方外記

王享記

較刻名山藏姓氏

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華亭沈猶龍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曲周路振飛
福建右布政使吳縣申紹芳
分巡興泉道右參政峽江曾 櫻
分守福寧道副使黃岡樊維城
分巡興泉道右參議武進陸卿正

泉州府知府常熟孫朝讓

同安縣知縣餘姚熊汝霖仝梓

鄞縣沈延嘉

同郡蔡復一

門人李建泰

王邵

林欲楫

蔣德璟

鄭之玄

李煇

傅元初

後學湯有慶

蘇琰

林胤昌

黃景昉全較

不肖男九雲

九說

九祿

九戶

孫希慎謹錄

名山藏卷之一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太祖高皇帝上

太祖高皇帝御諱元璋字國瑞濠州人也姓朱其先
句容人世農桑皇祖始渡淮家泗皇考徙鍾離皇妣
陳生四子帝季也日章天質鳳目龍姿聲如洪鐘奇
骨貫頂元時太史言聖人生江淮帝實應之當皇妣
娠夢黃冠授一丸有光吞之覺而口尚聞香明日生
於土地神祠中白氣貫空異香經宿祠中神驚避數

里時元大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也浴汲河水水

浮紅羅遂取爲衣所居尚有神光里人競呼朱家火

往視無有

帝所生神祠地至今丈餘莖草不生浮羅之河水判二色一紅一白

已數日

不乳皇考出求醫有僧坐門告之愈期良久不見皇

考心捨帝出家年十七歲饑疫皇考妣同月沒三兄

亦先後棄世帝孤無依託身皇覺寺爲寺僧養鷺溺

圍之之他所遊戲鷺終日不敢出圍別鷺色爲隊鷺

皆分隊立居兩月歲荒僧散帝遊食江淮金斗光息

閒至潁道病有二紫衣同寢食病已辭去莫知所在

夜陷麻胡中遇羣童言迎駕叱之不見三載仍還皇

覺寺元至正十一年辛卯歲妖言生徐穎斬黃兵起
徐李芝麻斬黃徐壽輝穎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而
泰州張士誠台州方谷珍皆相煽動惟福通士誠爲
盛元人發兵討士誠士誠自泰高郵走渡江據蘇杭
湖江陰長興常諸州縣號周王而徐壽輝據江池斬
黃瑞漢興國武昌饒信徽諸州縣號斬王李芝麻據
徐泗武安沔陽蕭諸州縣號沔陽王劉福通則立韓
山童爲宋王號紅巾軍據汴梁潁安豐廬確陽羅山
真陽武陽葉諸州縣是時羣盜四起鍾離定遠間皆
棄農趨凶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率賓客子

弟閉濠守之元丞相脫脫攻福通於汴梁韓山童出走竟死進擊徐州李芝麻亦遁入沔陽脫脫則使其將攻子興將掠俘良民絳其首民驚恐皆奔入濠帝在皇覺寺欲出從將慮絳以俘不則紅巾軍入傷命祝琰伽藍神數祝皆陰帝曰莫不容予舉大事否請復陰筊陰帝曰舉大事恐凶請陽筊筊仍陰再決之筊躍然立則再決則復陰乃叩濠求入門者欲兵之子興免焉召與語大悅取爲親兵妻以所育馬氏女是爲馬皇后郭氏軍中呼帝曰朱公子至正十二年春也歲爲壬辰脫脫被讒去繼者賈魯魯以其明年

死城圍解公子歸收里中殘健七百餘人獻子興子興以屬公子授公子鎮撫先時李芝麻餘黨有彭早住趙均用來奔子興納以爲帥二帥暴公子屬七百餘人於他將率其二十四人南畧定遠定遠人毛麒拔令降二十四人者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頤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子興郭英胡大海張龍陳植謝成李新張赫張銓周德興皆濠種也復有義旅來歸三千率練之又明年降義兵秦把頭於谿鼻山繆大亨於橫澗山得精兵餘二萬遂取泗及滁迎子興於滁率兵取鉅

佛岡攻三汊河口破張家口堡收全椒六合大柳樹
諸寨元人來圍六合公子與耿再成壘瓦梁禦之以
覆兵破元攻滁之師是爲甲午歲明年乙未擊羣盜
於雞籠山與韓把頭戰直搗烏江湯和張天祐從取
和陽子興使公子總和陽公子悉取軍中所得婦女
還人人悅遂城焉元兵十萬來攻公子與天祐以萬
人拒卻之復與諸將擊走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
絆住馬民兵元帥陳埜先於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元
乘公子出則復來李善長擊却之元兵皆走渡江蓋
戰三月乃解於是趙德勝等乘勝取眞州略平含山

諸縣是春子興卒劉福通杜遵道等復求得韓山童子林兒迎立之爲小明王國號宋改元龍鳳署子興子爲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公子爲左副元帥公子不受許用其年紀是時鄧愈自虹來常遇春自懷遠來公子喜遇春勇以爲先鋒公子駐和陽久謀東渡江無舟左君弼據廬州巢人廖永安俞通海合肥人張德勝無爲人桑世傑舍人華高方結水軍巢湖與君弼戰不勝五月使韓成求附於是公子得舟乘漲與元將中丞蠻子海牙戰黃墩及峪溪口敗之遂還和陽

六月公子率諸將乘舟渡江常遇春奪采石磯先登
乘勝取太平路豫書禁士略入其城遂張禁耆儒李
習陶安率父老迎改路曰府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
諸將奉公子爲大元帥公子以李善長爲帥府都事
以陶安參幕旗志及將士戰衣皆上赤元將用巨舟
截采石閉姑孰口絕我歸路陳瑄先率衆數萬來攻
大元帥遣徐達鄧愈湯和出姑孰東迎戰以別將潛
繞其後轉戰至城北雙龍見障端元人愕仰視達等
因夾擊之瑄先大敗大元帥釋瑄先擒使招其軍則
皆降是月徐達克溧水州七月命張天祐與瑄先攻

集慶堦先陰語其故部曲毋力戰遂不克大元帥怒
縱堦先歸堦先發大誓固願附收其餘衆屯板橋陰
與元將御史大夫福壽合白大元帥書曰集慶左環
大江右枕崇岡不利步戰晉隋之取江左皆效於舟
師矣元人復盛兵守之聯綴三十里餘進虞斷後守
憂乏餉未可攻也莫若南據溧陽東擣鎮江絕其糧
道持久而勝之大元帥報曰歷代克江南長江限之
吾今已渡江據上游與晉隋勢異步戰足克公毋再
圖是月克溧陽州蕪湖縣九月命張天祐等復攻集
慶至方山攻破元左峇納識里營走之堦先叛歸福

壽拒戰秦淮我師失利天祐與子興子皆沒桡先追
我溧陽溧陽民兵百戶盧德茂佯降以殺桡先是冬
元人圍亳劉福通以韓林兒奔安豐元將蠻子海牙
復大扼水軍于采石桡先子兆先繼爲將屯方山與
海牙相望龍鳳二年丙申二月大元帥率常遇春擊
蠻子海牙礮碎其舟大破之盡得所扼軍蠻子海牙
走集慶三月進攻兆先復大破之降其衆三萬六千
大元帥召其驍健五百人夜置帳下獨使馮國用執
寢戈大元帥解卽斡寢三萬六千人皆安康寅進兵
集慶未及五里大鼓譟元人皆驚福壽出督戰擊敗

之反閉城大軍傳城遂克之巷戰兵潰或謂福壽曰
公且遁福壽叱殺之遂死元平章阿魯灰參政伯家
奴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獲其御史
稷等三百餘人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元帥康茂才
等率衆降召官吏父老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
竝起生民塗炭吾爲民除亂耳各守生業賢人君子
吾禮用之舊政不便吾除焉名集慶路曰應天府置
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
置上元江寧二縣錄用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
人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跛而雄辨常窮一座人人莫
不畏其口長於歌詩雅好飲酒常與夏煜對飲賦

詩各務出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槌案大呼譁聲撼四鄰所與交皆當時豪傑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豈齷齪輩伍耶處下公以處付炎聽炎自辟任時天下方戰爭秀民伏匿山谷中不肯出炎約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爲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以書招之而薦劉基章溢於帝使者再往還基不起復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論基基無以荅遂延就見炎炎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基深歎曰基始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乃大不如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炎以口舌安反劉郡壬寅二月苗將賞仁德李祐之叛襲炎而所練卒亦應之炎無援被擒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炎降炎給之曰若生吾吾能成若事賀李知非其本心恐留自遺患遇夜以燭鴈斗酒饋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佩刀割鴈舉厄酌酒仰天歎曰嗟乎丈夫乃爲虜輩會然我死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噴目擬之炎飲酒自如卒叱其解衣炎大罵曰此紫衣裘乃主上賜我者賊勿解我當服以死賊遂害之年三十又事聞上爲嗟悼土卽帝位追封舟陽縣男璽

用元御史大夫禮葬福壽徐達湯和張德

麟廖永安等攻鎮江克之洛陽人秦從龍避亂鎮江

大元帥幣求之既至大元帥郊迎治館召與謀謀筆

於漆方從龍薦陳遇亦召禮之稱先生而不名秦從龍為

元江南行臺侍御史陳遇字中行金陵人沉粹淡

約萬千學問元末為溫州路教授棄官歸自名靜誠

人稱誠靜先生太祖既得遇欲官之遇辭為太祖言

薄能任賢不皆殺人一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賜

金疾醫頻來愈人謝太祖望見連呼君子屢官屢辭

不強也命其子充宿衛亦辭時時宴見賜坐侍食予

肩輿與旗尉十人賜資甚厚遇於上前稱說正誼往訓

羣臣被譴者率為救解年七十餘卒遣祭及賻賜東

園秘器葬之鍾山季子恭累官通政贈遇大理卿遇

弟中復水樂初為翰林待詔繪事精雅中復子孟顯

善改鎮江曰江淮府立淮興鎮江翼元帥府以徐達

湯和為統軍元帥是月克金壇縣六月鄧愈邵成湯

昌克廣德

大相一

七月己卯朔諸將奉大元帥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以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爲左右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果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堯仁陳養吾王愷爲都事王濤爲照磨樂鳳爲管勾夏煜韓子魯爲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以馮國用爲之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爲之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興陳德等爲之置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爲之

置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爲之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
習古王德芳爲之置兵馬指揮司以達必大爲之張
士誠來攻鎮江徐達湯和禦之敗其軍龍潭吳公益
達士三萬使與和攻士誠之常州達鹵其弟士德已
四十餘日不能下達與諸將並降一官九月公如江
淮謁孔子廟勸耕桑治城塹十月以常遇春爲統軍
大元帥十一月更益徐達士二萬圍常張士誠攻達
和壘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壘來援夾擊大破
之虜其將士誠將珍閉城拒守達進師圍之十二月
復名江淮府曰鎮江三年丁酉二月耿炳文劉成取

長興改曰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爲總兵
都元帥守之克常置毘陵翼以湯和爲樞密院同僉
總管張赫爲元帥守之改路曰府置京臨永定二縣
以濟南人高復知府事

復有惠政
能安常人

四月公往攻寧國

常遇春中流矢褻創戰克之太平旌德南陵涇以次
下五月張士誠遣將原明寇長興耿炳文擊敗之江
淮分樞密院副使張鑑等克張士誠之泰興常遇春
遣將趙忠王繼祖攻徐壽輝之青陽縣破之繼祖爲
寇功銅陵降六月趙繼祖郭天祿吳良取江陰徐達
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鄧愈胡大海等取

績溪進取徽州拔之追擊元將於遂安改徽州路曰
興安府立雄鋒翼元帥府命鄧愈守之黔祁門皆降
十月常遇春與廖永安克池州繆大亨克揚州十二
月令曰干戈未寧人心初附犯者縲有司吾甚憫焉
其自今月二十日昧爽前無輕重皆釋之四年戊戌
正月樞密院同僉廖永安判官俞通海桑世傑攻張
士誠將瑞於江陰克之世傑戰死鄧愈遣部將王弼
汪同孫茂先取婺源州克之二月以吳禎爲天興翼
副元帥使與其兄良守江陰以常遇春爲江南行中
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三月鄧愈朱文忠胡大

海克建德四月徐壽輝平章陳友諒遣其將趙普勝
自樅陽寇池州陷之及建德六月左副都指揮朱文
忠下浦江元江浙左丞楊完者爲浙江行省丞相達
識帖木邇所害八月其苗兵部將員成等與其桐廬
部三萬餘人來降使朱文忠往撫之十月樞密院判
胡大海取蘭溪進攻婺徐達邵榮克宜興雄鋒翼統
管胡天福取開化元帥羅友賢復取建德胡大海攻
婺久不下十二月吳公親征途次召問宣徽間故老
若儒賜布帛前學正朱升對曰高築牆多積糧緩稱
王吳公悅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幼師同郡陳興博治
書畫資中黃荊望諱道淦浦偕趙訪往

學以元都貢進士馬池學正秩滿歸新黃其元
翰林學士禮樂征伐之議多所贊畫一日庭陳樂器
上手擊磬命升辨五音升對忤旨上大怒起居注熊
鼎從傍論救上乃解升出謝曰微君吾屬幾死武
二年以老乞致仕許之升所著有易詩書問官儀禮
禮記四書考經小學旁註註解及書傳補輯註
傳于世學者稱風林先生子同為禮部侍郎至娶

約降不聽圉焉胡大海與其子德濟縱擊元將石抹
宜孫於梅花門大破之元將安慶開門納師遂入婺
斬取民財者以徇先一日城中望見城西有五雲綢
繆如車蓋及是乃知公所駐兵地置中書分省于婺
州設官屬立金華翼元帥府改曰寧越府以王宗顯
知府事賑貧民禁酒辟儒士范祖幹葉儀召儒士許

元葉瓚玉胡翰吳沈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華童冀
戴良吳履張起敬孫履等十餘人會食省中日令二
人進講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少從許謙學與葉儀
不出此書因茲命為諮議以疾辭祖幹以親老辭祖
幹父母皆年踰八十卒家貧不能葬鄉里為營塚悲
哀三年如一日帝表其所居曰純孝
金華人傳覽經史登許謙之門南北士在講下者皆
願與交復以所著文呈黃綰柳貫皆稱讚不容口其
於當世名公卿多所交接惟余闕貢師泰號知己遺
府多虞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太祖駐兵金陵遣
侯聘翰授新州教授洪武乙酉春奉旨纂修元史事
竣賜白金文幣以歸翰文章簡潔清峻性嚴毅寡酬
應未嘗輕有所毀譽暮年請文者踵門不苟隨也
吳沈字濬仲金華人博學能文被薦至京授翰林侍
制未幾以事降編修久之復侍制以奏對誤左遷渭
源教授未行改興籍洪武戊午進東閣大學士受命
撰精誠錄所援引上敬天忠君孝親皆述五經四書

諸上覽之大悅仍命議序又譔千家姓以進見一統
之盛以進講後期考功勅其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
博士是時文治大興沈潤謂兵不可廢因言武經七
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為可信昔者齊
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
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
昭文德而威不執者也所以生人也非以殺人也樂
惡非聖人意也間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
涉於師征者輯而類之定為五篇曰兵象曰兵用
兵禮曰兵詩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詩律而兵
一論尤確十九年卒沈富著遠覽志負經濟三仕
己無喜愠人
以此多之

浦江州民可大以民兵降雄鋒翼元帥

王遇成猷下昌化五年己亥正月諭諸將曰今雖得
婺浙東諸郡尚多未下吾破建康秋毫不犯遂以大
定克城以武安民以仁諸將勉之平章邵榮破周餘

杭方國珍奉書獻金繪願比而攻周許之僉院胡大海取諸暨以爲諸全州命王宗顯開郡學宗顯聘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源爲訓導喪亂之餘聞絃誦焉周士誠復寇江陰吳良與其弟禎破之三月宥獄囚陳友諒將趙普勝寇太平總制胡惟賢使萬戶程允同義士汪炳叔擊敗之四月徐達使俞通海與普勝戰復池立樞密分院于寧越府以常遇春爲鎮國上將軍同僉樞密分院事守之張士誠寇建德朱文忠兩破之六月吳公還使胡大海守寧越與常遇春規取衢處紹興八月元帥朱文遜秦

友諒取無爲州九月常遇春克衢十一月胡大海克處六年庚子正月復名寧越府日金華三月徵宋濂劉基章溢葉琛至建康陳友諒以舟師攻太平太平陷守將花雲朱文遜王鼎知府許瑗皆死之

文遜上養了

王鼎儀真人許瑗樂平人上取婺州瑗以儒士進謁因言于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材勇之士勢不能獨安夫有雄畧者乃可馭雄材有奇謀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攬拔英雄難以成功上然之授博士留帷幄中參預議謀以太平爲股肱郡遂命爲知府

友諒遂

弑徐壽輝自稱漢王與周士誠合謀圖建康吳公使指揮康茂才誘致之龍江公總大軍盧龍山諸將夾擊大敗之追擊又敗之友諒棄太平遁去余元帥進

取安慶守之胡大海克信州六月樞密院判官耿再
成擊元將石林宜孫於慶元縣石林宜孫力戰死吳
公曰忠臣也祭之處州民祠宜孫吳公命毋毀七年
辛丑春二月改分樞密院爲中書分省三月改樞密
院曰大都督府命兄子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
軍事七月公視事東閣汗更衣衣皆故參議宋思顏
曰主公儉德儷禹臣願始終如此以示子孫公曰善
賜之幣思顏更進曰句陽虎主公捕獲之日食一犬
此益費也公欣然殺一虎二熊分肉於諸將漢將張
定邊陷安慶八月庚寅公御龍驤巨艦率師伐漢建

弔民伐罪納順招降之旗於艦中有烏數萬翼檣以
飛蛇蟠于舵辛卯龜來牛渚與蛇會戊戌克其安慶
水寨壬辰常遇春擊退漢舟於湖口追至江州公與
友諒遇大破之友諒夜遁武昌公使徐達追扼於漢
陽之沌口遂克南康康茂才等引兵徇下斬黃興國
沔陽廣濟饒瑞建昌諸郡軍聲大振十月周士誠以
公在江州使其將伯昇寇長興耿炳文兵少被圍月
餘公使常遇春往擊走之鄧愈取撫州八年壬寅正
月漢丞相胡廷瑞與其平章祝宗同僉康泰以龍興
降上入龍興拜廷瑞母已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宴滕

王閣諸儒咸賦存恤無告召父老子弟曰爾輩苦陳氏久矣人自爲生軍需供億吾不相勞皆大悅改龍興曰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守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與其弟粹中來降袁州龍泉諸郡縣次第降二月以鄧愈爲江西行省參政畱守洪都公還三月士誠圍諸全守將謝再興與胡德濟破之祝宗康泰復以洪都叛葉琛死焉

葉琛麗水人博學多才與司鄧劉基章盜抗名上下

婺州延見宋濂因聞琛與基盜皆國士也以幣聘之琛與基濂廉四人同至建康處之禮賢館講明經史討論治道時有裨益士嘗問左司郎中陶安四人者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才不如章濂葉琛擢琛爲管田四月徐達從漢陽會事上置洪都府以琛知府事

還追斬宗泰復其城命大都督朱文正統軍元帥趙
德勝等同鄧愈鎮之苗帥李祐之賀仁德據處州叛
平章邵榮及王祐胡深攻復之六月復名永定縣曰
武進七月公閱兵三山邵榮與參政趙繼祖欲爲變
有疾風吹旗觸公衣公易服從間逸事覺皆伏誅漢
將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死于永新十一月
朱文正還取之元將擴廓帖木兒使人通書獻馬九
年癸卯正月遣中書省都事汪河往報被留汪河龍舒人
儻有大志行省掾史事高帝屢陳時務帝高其才議參謀帷幄贊畫兵政大有規模擢爲大都督府都事
元察罕帖木兒先圍福通於汴梁復之兵威甚振其明年察罕子擴廓帖木兒自河南遣使尹煥章來通

好帝遣河與俱往荅其意河至擴廓帖木兒拘留之
高帝為河故三遺書擴廓帖木兒而三不報高帝既
定天下常遇春追擴廓大同擴廓懼西走定西遇春
始以河還河自歸元凡六年既歸帝嘉重之陞吏部
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上方畧還御史臺侍御史數紀
天威陞陳謏論內外諸政補益甚多久之拜為晉王
相居數歲
晉大治
二月張士誠將珍與左君弼攻殺劉福通

于安豐公往抹大破之使徐達常遇春還圍廬四月
諸全守將謝再興叛漢友諒大舉圍洪都復分遣其
將攻陷吉安五月置禮賢館漢兵陷無為州知州童
曾不屈縛而沈之江徐達常遇春攻廬三月不下公
命罷兵從征漢以解洪都圍七月公率舟師二十萬
征漢有大魚二夾公舟自新河口過小孤丙戌友諒

東出鄱陽湖迎戰丁亥遇於康郎山大戰五晝夜八月友諒大敗死公入洪都幸學見諸生與諸將登滕王閣飲酒賦詩宵張燈縱旄倪聚觀改洪都府曰南昌九月公還告廟飲至賜常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論功有差是月友諒子理奔武昌襲位公復征理于武昌張士誠稱吳王十月公至武昌湖北諸郡皆降十二月公還十年甲辰正月丙寅朔諸將奉吳公爲吳王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爲中書右相國徐達爲中書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郎中上曰卿等共推戴予今

當協心成治建國之初先正紀綱紀綱先禮元氏之

亂主荒臣專今儀鑒之

汪廣洋字朝宗高郵州人少從余闕學游寓太平上渡江

首召儒士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爾幕下洪武元年自

入其炳奏還之海南上覺憲奸誅憲召廣洋還冬

進封忠勤伯誥辭比之子房孔明四年命代李善長

為右丞相在位畏懼迂猾公務廢格六年黜為嶺南

行省參政七年復召為左御史大夫二年復進右丞

相上遇廣洋甚厚廣洋沉湎不事事與胡惟庸同相

知其奸而不言浮沈守位而已尋以不對惟庸毒死

劉基狀貶居海南舟次太平賜劍死廣洋善篆隸大

書工於詩歌為人寬二月以陳理久不下復往視師
理降漢沔荆岳郡縣相繼降王謂諸將曰諸公久從
吾勞苦矣勞者逸根苦為甘機若農耕田以庸有秋

必先懲乎暇豫三月吳王至建康封陳理歸德侯
起居注給事中悉罷諸翼統軍元帥府置十七衛親
軍指揮使司江西行省進漢金鏤床王曰此何異孟
昶七寶溺器亟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所
以亡也上曰此覆車也富亦豈可驕貴亦豈可侈四
月像祀戰漢死事之臣三十六人于康郎山故樞密
院同知丁普郎普郎初為陳友諒將守小孤王師征友諒迎降仍用為將以功授行樞密
院同知至是戰死身被十餘劒故樞密院判張志雄
首脫翁執兵若戰狀植立不仆故樞密院判張志雄
志雄趙普勝故將善戰號長張陳友諒害普勝志雄
為友諒將庚子從友諒兄龍灣上命將擊敗友諒志
雄遂降志雄嘗怨友諒故龍灣之戰無關故左副指
志既降盡獻取安慶之策王師遂克之

揮韓成故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

兆先元將也先故之子韓成有傳

左副元帥俞昶昌文貴故右副元帥王勝李信陳弼
劉義徐公輔故同知元帥李志高故元帥副使王咬
住故萬戶程國勝故千戶姜潤后明王德朱鼎汪清
常德勝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軫王喜
先袁華史德勝故鎮撫常惟德曹信逯德山故都尉
鄭興羅世榮皆贈勲爵有差復像祀守南昌者于南
昌府故平章趙德勝故樞密判官李繼先故左副指
揮使劉濟故統軍元帥許圭故右副元帥趙國昭故
同知元帥朱潛故元帥副使牛海龍故千戶張子明

張德山故百戶徐明故總管夏茂成故江西省都事
葉思誠故洪都府知府葉琛故臨江府同知趙天麟
凡十有四人皆有贈覈諸將所部兵有五十人者爲
指揮千人者爲千戶百人者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
十人爲小旗悉罷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等名征
商三十而稅一七月徐達常遇春克廬州命常遇春
會鄧愈及金大旺兵討江西上流未附郡縣徐達按
行荆湖等處九月繪塑功臣像于卞壺蔣子文廟改
長安州曰長興州立死戰故守將劉成廟於州中十
一年乙巳正月常遇春克漢故將熊天瑞於贛州賜

書獎其不殺遇春進師南安招諭嶺南諸郡南韶皆
降王閔將士將經理淮甸焉二月參軍胡深下浦城
徐達降下湘潭辰衡寶慶諸郡及靖州安撫司諸長
官司命班師張士誠遣其將大圍新城李文忠率諸
將大敗之三月胡深克松溪命常遇春曰安陸襄陽
跨連巴蜀控扼南北古必爭地汝其往取夫堅城之
下緩則頓師急則驅死相機招輯是在賢將軍復召
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使謂之
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兵繼之所得州郡撫其
降附近聞擴廓帖木兒集兵汝寧以若所爲如防壅

水惟恐滲于外汝往愛軍恤民仁聞而人歸猶水奏
下若穴滲其防惟爾念之命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絲
鉛山建昌右丞王溥絲杉關會胡深取崇安以圖閩
中常遇春克安陸執其將至襄陽其將張德山以城
降六月元帥王國寶等克安福州胡深克樂清朱亮
祖克崇安進攻建寧胡深死焉以儒士滕毅楊訓文
爲起居注命曰諸臣有言予雖信宿切磋究之況若
職左右若母苟容若母改守譬之馳驅戒險則不顛
肆夷則驟蹶予常自警故以勗若復命毅訓文集古
暴君之行曰政龜鑑也可以知喪亂之絲

滕毅莫詳
何處人元

未亂流寓江南太祖征僞吳以儒士入見言事稱旨
留徐達幕下嘉其久而無過命殺與宋濂等日侍左
右甚見眷遇吳元年以湖廣重地陞按察使又命與
李善長等定律令洪武元年陞吏部尚書掌一切選
除尋出為江西參知政事卒官楊訓文四川產
川州人故元淮海書院山長乙巳年以儒士見留侍
左右五月拜起居注上嘉其謹厚尋遷中書省左司
郎中洪武元年陞太常卿二年出知湖州三年移知
汀州四年陞戶部尚書

七月命元降將德山還歸招徠未附山

寨賜鄧愈書汝戍襄陽法度已定宜謹守之未附者

業遣德山招徠舊籍民兵悉如其故軍人一較令其

屯種戰且耕爾所戍地鄰擴廓帖木兒若爾愛加干

民法行於軍彼之脇從脫虎就乳惟我賴汝實如長

城成事甚艱債事甚易嗚呼念哉以劉基為太史令

八月指揮李琛取竹山縣降之九月置國子學

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竝取僞吳士誠之淮泰閏十月平章湯和克漢故將周安於永新指揮副使王宗寶取餘干州徐達圍泰州敗僞吳湖北之援兵僞吳以舟師出大江次范蔡港小舟別往來江中王至江陰水寨觀之旣還達遇春遂克泰安分置泰俘五千人於潭辰二州賜男女衣履布帛鍼線室家完皆大悅呼萬歲十一月徐達進攻高郵王恐其深入命馮國勝帥所部節制諸軍援之達還軍泰以圖淮

濠張士誠寇宜興徐達引兵渡江擊敗之還攻高郵
十二月士誠將以八萬兵寇吉安守將費子賢用三
千人擊却之十二年丙午正月張士誠駐舟師君山
復出兵馱沙以窺江陰王督軍往救寇遁命康茂才
等追之於大江大敗其兵於浮子門議按察憲綱命
按察司僉事周漬等曰神明能福鬼魅能妖風憲紀
綱之司法清弊革人則神明陰詭蠹國乃鬼魅矣禁
種糯以塞酒源徐達拔高郵使乘勝取淮安四月淮
安降遂取興化王謂劉基王禕曰四方凋瘵吾欲紓
之基曰方今用武殆未可王曰吾將定賦焉定賦則

用節節則民不困定賦則末兼兼則國常裕皆對曰
善濠州李濟以城降元守將陸聚以徐宿降以聚爲
江淮行省參政守徐如故諭其吏民曰胡元失政亂
起汝穎開天下皆謂豪傑奮興太平立見乃惟妖言
是庸元之將舊師行甚寇中原板蕩十餘年矣咨爾
士民勞苦日深自歲丙午始賦役軍需參政聚議於
有司毋繁以苛爾安無悸聚遣將攻魚臺之下邳蕭
宿遷睢寧諸縣皆降王如濠州素冠白纓衫經而朝
墓濠父老皆來見勞苦如平生宴罷且別王曰濱淮
諸郡尚有寇兵鄉人耕作交易且無遠出徐達取安

豐克之五月王還王讀魯論節用愛人使民以時愛其語與侍臣誦之王召諸臣計討士誠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勢雖屢屈兵力未衰土沃多儲殆未可也王曰長淮東北吾皆有之臨以勝師何憂不援徐達曰張氏橫暴侈汰此天亡之時也其將李伯昇呂珍輩齷齪亡數黃蔡葉三參軍居中書生耳臣奉威德可計日定王喜曰惟達與我意合八月出兵將以舟師繇常入江委曲通太湖王告大江曰伏聞民欲安聖人一民欲愁伯主多予心在安民決戰于張氏請天判聖焉惟神奉天告神鑒之遂命徐達爲大將

軍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往誓戒曰母虜掠
母妄殺母發丘壟母毀廬舍張氏母葬城外母傷之
已問諸將曰是行也師孰先常遇春曰先姑蘇上曰
不然張氏杭湖皆有守將先姑蘇必來援莫若先湖
遇春曰臣聞逐梟者覆巢去鼠者熏穴王作色曰攻
湖失利吾自當之攻蘇而敗固不貸汝己巳常遇春
擊敗僞吳兵湖州港遂次洞庭山癸酉進至昆山擊
擒其二將又進敗之三里橋進圍其城絕其援道於
舊館士誠身與達戰皂林之野虜其帥及甲士三千
人九月命朱文忠攻杭以疲其應戰常遇春焚其赤

龍船於平望十月遇春攻其將於烏鎮追破之昇山
顧時薛顯奮擊之降其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得兵
六萬十一月湖州守將李伯昇出降朱文忠攻下桐
廬富陽餘杭杭州將潘原明以城降紹興嘉興海寧
皆降改路爲府名諸全州曰諸暨縣遂開浙江行中
書省于杭州以文忠爲平章政事賜復其故姓曰李
修公子書以教公卿貴人子弟務農拔藝商賈書以
教四民羣臣請營建廟社立宮室許之營繕進圖王
去其奇麗者曰茅茨而聖彫峻而亡以明年爲吳元
年

元年正月有一老人告省局匠曰吳王卽位三年嘗
平一天下匠驚問之曰我太白神也去不見王曰吾
昔在軍中嘗空腹出戰歸得一食卽粗糲甚甘今飲
膳豐美未嘗忘之太平應天宣城諸郡吾渡江開創
地供億先勞其免太平府租稅六年應天宣城諸郡
一年沅嘉定二州降二月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其左
丞李二侵徐指揮傅友德破之王曰餌我也謹備之
母情左君弼自廬州歸元元使守陳王以書招之足
下予鄉人幡然而來當與更始君弼猶豫不決君弼
之母質於王所王歸之於陳勅徐達曰帝王之興必

有命世將軍有謀有武遏絕世畧消弭羣兇今尅期
稟命不違造次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焉夫將在
外君不御自後便宜行之澧石門降三月設文武科
取士錢塘衛指揮同知袁洪取崇德州五月下令曰
予本布衣因天下亂集衆渡江撫定江左十有三年
中原之民流離顛頓尚無所歸吾乃積粟而控弦徐
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郡及今後新附人民
中書省其命有司免賦徭三歲六月丙午朔日有食
之晝晦久旱及戊辰大雨下令免今年田租命朝賀
毋女樂七月除郡縣官定賜予道里之費賜及其父

母妻子甲申羣臣勸卽皇帝位不許皆力請吳王曰
吾常笑陳友諒未也而稱帝天命在我有時也已丑
雷震宮門獸吻得物斧形而石質王藏之出負駕前
朝置几以恭天戒遂赦中外獄囚諭羣臣曰古之賢
君常憂治世其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
常安賢君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人民雖
蕃久困未蘇予心未嘗忘憂卿同吾憂國福至矣不
然禍敗隨之不可揀藥八月圓方二丘及社稷壇成
定樂律乙丑大風雨丙寅吳王祀山川畢將還宮顧
世子曰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知人勞乎夫人貴則

驕逸則忘勞若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心體衆情能
爲君者也今將士中夜扈從至此皆未朝食汝可步
歸徵江西儒士顏六奇蕭飛鳳劉于等欲官之俱以
老病辭賜帛遣還九月命參政朱亮祖討方國珍於
台州諭之曰國珍皆竄偷生往討必下顧其民疲困
已甚下之日毋殺一人太廟成命民有犯毋連坐大
將軍徐達克姑蘇執張士誠通州狼山降朱亮祖進
攻台州方國瑛出拒戰擊敗之製磬琴瑟取石磬於
靈璧采桐梓於湖論平僞吳功封李善長宣國公徐
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諸將皆賞賚有差謂之曰

破漢滅吳皆公等功公等何忝古名將今當北定中原矣各努力明人謝吳王曰公等還家皆置酒爲樂否對曰荷上恩有之王曰吾亦欲置酒一歡中原未平尚非其時張氏君臣飲食宴樂今竟亡公等所知也朱亮祖克台州遂徇下僊居諸縣王謂僞吳諸故將曰今列爾等將較無異顧爾等爲張氏將多取子女玉帛加以潮饒雅富貴吾所用諸將皆濠泗汝潁壽春定遠諸州人勤勞而苦約今當如我將革去其舊習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鑒戒者書壁間

熊鼎見臣林小註

又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將覓地有請琢文

石於瑞州王曰作宮厲民矣更琢石於遠耶王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南方旣平今宜致力中原以一天下基曰土廣人衆正可席卷王曰惟廣與衆不可恃也吾起兵以來臨小敵若大以有成功今雖垂就一或不戒成敗關焉基曰近滅張氏乘勝長驅此其時也王曰彼方自相犄角豈得遽云長驅必吾持勝道俟彼亡機加慎重焉十月出幣帛求遺賢于四方徙蘇州富室以實濠王語給事中吳去疾等吾以布衣起兵李徐及湯皆居相近君臣相遇殊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終夜思之恒不安枕人心易

動事機易壞撫之失宜施之失當亂今方生命百官
禮儀俱尚左勅禮官曰元右丞相余闕守安慶屹然
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江州總管李黼身
守孤城力抗強敵與闕同義自古忠臣義士見褒後
代以勵風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置御史
臺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夫劉基
章溢爲御史中丞諭之曰國家新立三大府總天下
政中書政本也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察百官詩不
云乎剛亦不吐柔亦不如諭和曰今居文職宜親近
儒生再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禎爲副將軍討方國

珍于慶元吳王曰毋殺當如徐達下姑蘇定律令宴
功臣于西樓既罷諭之曰吾賴諸將以有今日顧勞
甚矣大將軍達平章遇春等出死力成功一代元勛
也張氏之滅惟大將軍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心
謂中原未平不敢安志爾等皆當學大將軍皆頓首
謝考正四廟雅樂定樂舞之制是時元將在中原者
山東則有王宣宣子信河南則有擴廓帖木兒關隴
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吳王將伐之問計徐達常遇春
遇春對曰擣元都王曰都焉必固逾越州郡頓師堅
城下如無後繼何吾欲先取山東旋師河南拔潼關

守之然後進兵元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
可席卷也諸將皆曰善甲子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遇
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與諸將絲淮入
河以取中原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
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將率軍絲江西取福建以湖
廣參政戴德隨征命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
政張彬率軍取廣西王曰今諸將非不健圉然持重
有律莫如大將軍達至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向
披靡則遇春也顧吾第患遇春輕吾向見遇春武昌
跳而赴數騎非大將體今達主中軍毋輕動遇春領

前鋒趨大敵敵強卽與馮宗異分擊之諸將若薛顯
傅友德皆勇略冠軍此可當一面諭達曰茲始山東
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山河十二師行毋輕主威者勝
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難攻夫將三軍
司命也命廷瑞曰汝故從陳氏嘗爲陳攻福建知其
形便故命汝往文輝德皆吾故人也然不可以故廢
吾法命楊璟曰使胡廷瑞取閩閩平就以其師航海
趨廣東爾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而
不克是日祭上下神祇於北門七里山祝畢大諭諸
將士曰城下勿妄殺人勿奪民財毀民居勿廢農具

勿殺耕牛勿掠子女獲有遺孤幼



還之

字改今名漢河人太祖稱王命為征南將軍率安古
寧國南昌袁顗徐和無為等衛軍緣江西取福壽使
江西左丞何文輝為副湖廣參政兼德陽征諭之日
聞汝往年嘗攻關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
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進退無失機宜
克定之功全賴於汝十一月以兵渡杉關署光澤縣
下之十二月至鄆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得將士
五千四百餘人至建陽降其守將曹俊囑命指揮沈
友仁守之洪武元年正月太祖即帝位功臣進秩詔
美以榮祿大夫中書平章兼同知唐事院事是月壬
午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食達里麻參政陳子琦集
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兵皆望風
瓦解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亦不下萬餘餉蓄尚
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退吾
因而乘之或可得志衆皆曰然餘是備禦甚堅美等
進兵數與挑戰達里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四門攻
之壬辰克建寧時美督兵攻城益急達里麻不能支
夜潛至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

請降美乃整軍而入申嚴號令秋毫無犯執陳子琦
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
疋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糧九萬八千六百四十石令
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二月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
俊曉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
珍納款泉州郡縣相繼降附時王師已取福州延平
諸路福建悉平統兵守禦後封為臨川侯○何文輝
除人年十三大祖取養鞠之賜姓宋其與胡廷美下
建寧元將達里麻翟也先不花詣降文輝送款美怒
二人不先詣已遂欲屠城文輝止之曰吾與公同受
命至此為安百姓耳今城降以忿殺人可乎廷美乃
止戴德肝貽人太祖命胡廷美取福建以德隨征
諭廷美曰德故吾驢母廢軍法德遣世子次子詣臨
斤斤稟承以有成功後封諸郡伯濠陵墓擇輔行以少牢祭所過郡邑城隍山川諭之
曰命汝遊歷旁郡縣因道途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
觀小民業作以知依生之艱察民好惡以知其情卽

祖宗陵墓訪見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知吾創業
不易也檄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人曰自古帝王臨御
天下中國居內夷狄居外未聞夷狄治中國也宋祚
傾移胡元踐位其初君明臣良維綱天下然寇履倒
置志士尚或羞之自其後人蔑厥典常有如大德廢
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
妻子烝父妾瀆亂甚矣延及嗣君沈荒失道加以宰
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人心叛離天下兵起使
我中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
事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天運循環中原氣盛

億兆之中當有聖人出而揀之一紀於茲未之有聞
今河洛關陝雖有四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
禽獸之民其始皆以捕妖爲名用得兵權怙權相吞
反爲民害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
渡江居于金陵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
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
我有目視中原赤子茫無歸依深用疚懷予恭天命
用率羣英廓逐胡虜慮民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
陷溺尤深兵至勿避予無秋毫之犯惟我中國民則
中國之人君安之夷狄焉能用爲治宋亮祖自黃巖

進擊方國珍部將於溫州克之王宣宣子信以沂降
十一月湯和克慶元方國珍遁入海王宣降復叛徐
達進克之嶧莒海沐陽日照贛榆諸縣皆降命中書
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湯和討
方國珍於海上國珍降使諭徐達曰聞將軍已下沂
未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扼黃河之要斷其援兵
若益都未下宜進取濟寧濟南吳王沐浴觀千園丘
世子從使導之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
汝審農勞乎終歲勤動居不過草茅服不過練衣食
不過羹糲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復指道傍

荆示之曰是惟梗楚古人以爲朴刑也能愈風孺子
識之上謂侍臣慕容超郊祀時有赤鼠如馬之異成
公綏以爲信奸佞害賢良重賦役之占妖繇人興吾
常以此自警平章韓政使千戶趙實畧滕州克之徐
達克益都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濰膠博興
等州遂進師濟南十二月癸卯日有食之律令成般
陽路總管主等詣徐達降其屬淄川新城諸縣皆降
大都督府同知張興祖師至東平元平章德棄城遁
追至東阿東阿降元衍聖公孔希學率曲阜尹迎見
充以東皆降徐達至章丘降之遂進降濟南胡廷瑞

至邵武邵武降張興祖取濟寧諭徐達常遇春曰將軍已下齊魯諸郡矣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尚慎戒之又諭曰元省院官來降者今俱遣來處我官屬閒習而後用之夫人藏其心不可度也吾慮或晝敵而夜盜密州安東蒲臺鄒平降吳王夢人置壁于項項肉隱起有異骨焉癸巳羣臣勸進吳王辭固請固却之明日又請許之胡廷瑞至建陽建陽降勅湯和廖永忠吳禎帥舟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州廣信簡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畧崇安克之甲子祭告上帝皇祇于新宮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

命真人來自沙漠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紛爭于
豪傑惟帝賜臣英賢遂戡定之今輿地周廻二萬里
臣下曰生民無主必推臣帝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
是用明年正月四日設壇鍾山之陽惟帝祇之簡在
如臣可君祭日天澄氣和臣若不可當示異焉賜諸
子麻履行滕令出城稍遠馬行三步行一參政傅友
德取萊徐達自濟南還益都登萊福山諸州縣皆降
湯和克福州命官往撫山東郡縣曰新民望治猶疾
望醫醫有攻有保攻者伐邪保者扶衰民脫喪亂外
邪已去今望扶衰休養生息在賢守令分三等以定

縣

名山藏

卷之十一

典讀

三十一